

■ [台湾] 惜之…… 著

美人泪娃娃



台湾纯情新生代

.....



任何男人在她身旁，都难免有
哪，事业的巅峰无法熨平她爱
神情，却而终生难忘，让她一瞥
深处便是恨，这一场恩怨怨，



自惭形秽的感觉。高处不胜寒
的寂寞。他，漠淡而略带忧郁的
而悸动。数年的苦恋与期待，爱到
何时是了？



台湾顶尖作家排排座

每月出版

认准品牌

先睹为快

莫失良机

心
语
屋
心
语
屋
心
语
屋
心
语
屋

俊男靚女屋，你有我有大家有，真的不错哦！

NBA 2/13/06



x i n y u w u d a
xinyuwu 心语屋

xi

【台湾】惜之著

Taiwanchunqingxinshengdai 台湾纯情新生代



第1辑推出

美人泪娃兒



台海出版社

Taiwanchunqingxinshengdai Taiwanchunqingxinshengdai

《心语屋》将成为您休闲时的良朋益友，带给您温馨与幸福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泪娃儿/惜之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 2002.5

(心语屋·第1辑)

ISBN 7-80141-236-2

I. 美... II. 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34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/图字:01-2002-1921~1932 号

书 名	美人泪娃儿
责 编	吕 莺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36
字 数	80 千
印 数	20000 册
版 次	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52.80 元(共 6 册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出版发行	台海出版社

台海出版社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41652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借之
笙晴
黑田
席晴
童欢
紫晶
萌

的作品，不矫饰，不溢美，
笔笔生辉，令人钦佩呵！



《鲜爱特调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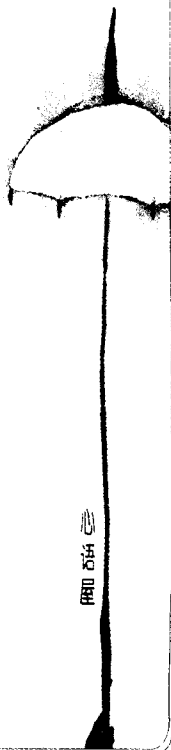
童欢

有一天，
我问你，
你爱的女人，有几个？
你回答说，
我不能做冷血动物，
从小学到大学，每个说爱我的女生，
我都会回馈一点点爱给她们。
情人节那天，
我将紫色的郁金香摘下送给你，
沿附着泥土芳香的花朵，
包含着满满的爱，
将它递至你宽厚的手中……

《爱情纯度》

紫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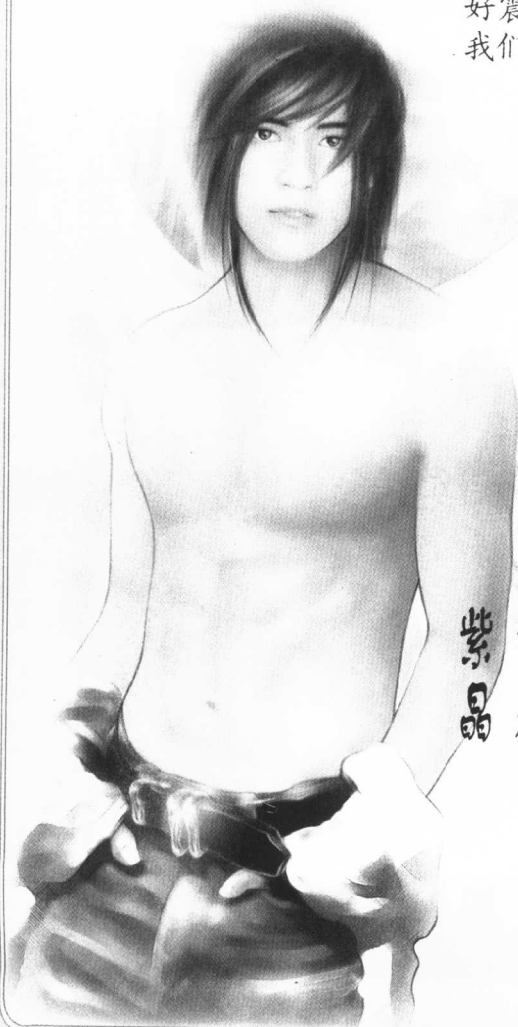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女人，
其实值得
你用永远去呵护噢。
有些男人，
却真的不能对他太好，
他总是到处猎艳，
惹你伤心。
他的世界里
不断变化的是生活与流利的激荡，
美丽与娱乐的交融。





哗！

好震撼的品牌——《心语屋》
我们记住啦！



台湾顶尖作家排排座

惜之
笙晴
黑田萌
席晴
童欢
紫晶



序

有人问我，是怎么创造笔下的坏女人？老实说，这句话真是考倒我了，我见过为情痴傻的呆女人、笨女人、可怜女人，就是没见识过坏女人，于是我的“坏女人”就只能从电视上的反派角色去捕风捉影了。

一直到我认识“她”，才知道，哦！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坏女人。

她，年近四十，并不美丽，但工作稍有成就，口才流利，自信强势且自视甚高。

年轻时，认识一个有妇之夫，高喊爱情至上，两人苦苦纠缠几年。

关心的人问她：“为什么要破坏别人的婚姻？”她会咄咄逼人地回答：“你哪只眼睛见过我破坏他的婚姻？我是见过世面的女人，和你们这些只要追求婚姻的平庸女人不同。”

再问：“这样耗着总是不好，怎不找他谈谈？”她就会一脸圣洁，义愤填膺地告诉你：“我是有道德良知的，我不会去逼他抛弃糟糠之妻。”





问她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分手？”说到这，她的话可就多了：“你都不知道他那个老婆啊！欠管教，不懂风情、枉为女人……”

总之，在一大篇谈话后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不甚正确的讯息——她是上天派来救赎男人的天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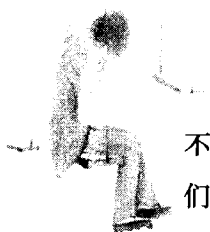
年过三十五，同龄朋友纷纷进入婚姻，让她有了恐慌，害怕再过几年自己成为独居老人，于是认来一堆干女儿，百般巴结，期待孩子会分辨她待她们比自己的母亲好上几千倍，也不管人家母亲乐不乐意，深深造成家长管教上的困难。

跟她讲道理，她会大声斥喝人家，骂那些当母亲的心胸狭窄，天下没有这种母亲，自私自利不要孩子接受别人的疼爱，说到激奋处，她会尖声吼叫：“我一个当干妈的，爱孩子有错吗？我有错吗？”

终于，她进入三十八岁。三十八岁的第三者对男人来讲已不再是刺激，男人重返家庭，多年前的谎言——被戳破，周遭的人说——

“哦，原来不是她的道德圆满男人的家庭，而是男人只对她抱持着玩玩态度”、“原来，不是人家老婆太差，而是她自以为太好”！

这些话自然会让她心情恶劣，于是，她隔三差五挑起波澜，让别人的婚姻不得安宁，当然，错的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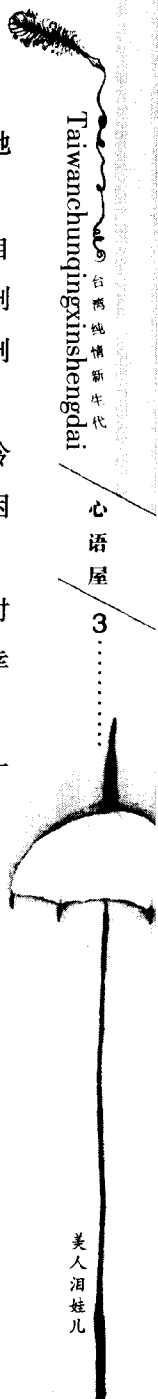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她，而是那群没有资格当人家老婆的女人，她们不懂礼义廉耻、违背人伦。

在她的身上，我找到坏女人的雏形，明白了“自以为是”是身为坏女人的基本条件，她不甘心悲剧只单单落在她身上，于是她要无所不用其极将悲剧扩大再扩大，她要全世界都陪她住进痛苦深渊。

谈起这故事，大家都说她是心理变态，最可怜的是那位正妻；我想同情她不幸的感情路，却很困难，因为她是那么地强势精明。

于是我只能代替世间爱情、婚姻顺利的人，对她致上最深歉意，因为，一不小心惜之也在那个幸福行列之中。

好了，这回谈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来谈谈另一个女人的故事。





楔子

天大寒，瑞雪纷飞，地上积层厚雪，单薄的孟家女儿一字排开，跪在府衙门前。

她们个个身体瑟缩，红唇冻成青紫，但握紧的拳头表明了她们的坚持。

“蓝儿，先带妹妹们回家，不要再跪了，大老爷不会放你爹出来的。”陪她们一起来的王大叔，舍不得小娃儿受苦，想拉起她们四人。

她们是石头村里孟秀才的女儿，孟予蓝、予青、予橙、予墨。

石头村顾名思义满地石头，不宜耕作，幸好有一弯澄澈溪流，带来少许渔获，让石头村民不致饥寒交迫。

连着两年大旱，石头村里的男人，纷纷往扬州城里找工作，赚了钱好送回石头村养家活口。王大叔是这样，李大伯是，张大哥是，孟秀才自然也是。

去年，孟秀才受聘，到城里苏老爷家教导公子、小姐读书习字。临行前嘱咐她们要好好照顾体弱的



娘亲，四个乖巧女孩应了，尽心尽力张罗起一个家庭。

年初，她们的娘亲熬不过一场风寒，病逝家中，她们托人到城里找爹爹回家，哪里知道，噩耗接踵而至。

回乡的张大哥带来口讯，说她们的爹爹被关入府衙大牢。

草草葬过母亲，四姊妹带着简单行李，一路迢迢来到城里找王大叔帮忙。经四方打听，才晓得事情经过——苏府姨娘丢了几样首饰，家丁遍寻不着，后来居然在孟秀才房里找到，加上大小姐和二少爷指证历历，说他们经常看见夫子在娘的楼阁附近鬼祟。

这一来，人证、物证齐全，孟秀才被判服役三年。

“大姊，爹爹不会偷人财物，是不是？”年纪最小的墨儿问。

“当然是，你忘记了吗？爹爹是怎么教我们的？”年方十岁的蓝儿回答。

“爹爹说，不义之财，不取；不义之事，不做。”青儿接口，她是孟家老二，身体最弱，她呵着冻僵的双手，小小脸蛋苍白无血色。

“爹爹是被诬赖的，我要他们还爹爹一个公道。”橙儿义愤填膺。

“就算想替你们的爹讨回公道，跪在这里也没用处，要不，咱们先回村里，大伙儿凑凑银子，请一名状师帮孟秀才翻案。”

“王大叔，请状师要很多银子吗？”天真娇憨的墨儿问。

“这行情我也不清楚，不过，我可以托人打听。”王大叔抓抓头，想不透自己怎么会成了她们的救命浮木。其实他不过是个粗人，字没认得半个，只是看到无依的小孤女，谁都会想伸手扶上一把。

“再贵，我们也要找回爹爹的清白名声。”急躁的橙儿说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先回去吧！回去想办法将爹爹救出来。”蓝儿站起身，将青儿扶起。

在一行人将转身离去时，府衙大门开启，四人齐回头望。

“喂！你们是不是孟秀才的家属？”

“我们是，官大爷，你们要放我爹爹出来吗？”墨儿冲向前，不顾一脸眼泪鼻涕，拉住官差衣袖问。

“你们等等。”他不耐烦，甩开墨儿，回头向里头招呼。

没多久，扛着破草席的差爷走出来，把手中东西往地上一搁，大声宣话。

“孟秀才犯盗窃罪，罪证确凿，判刑三年，今晨在狱中畏罪自杀，遗体发还家属安葬。”

“畏罪自杀？不可能啊！爹爹向来义理，他不愧天、不怍地，为什么要畏罪自尽？是不是你们伤他、刑他？还是你们弄错？”橙儿追着离开的官差后头问。

官差见她年龄小，不与她计较，一个动手，把她推倒在满地银白间。

蓝儿伸手，颤巍巍地打开草席一角，泪水成串滚下，还没掉到地面已成冰珠子。

是爹！他不合眼，他死不甘愿啊！

“爹爹，您不能死，您死墨儿就没有爹爹了，墨儿不要、不要啊”墨儿趴在孟秀才身上，声泪俱下。

橙儿听见墨儿的哭嚎声，跪爬到爹爹身边。“爹，是您弄错，还是他们弄错？您不会自杀的，是不是？您说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得损伤，您怎会伤自己？”

橙儿从小活泼好动，身上常常弄出坑坑疤疤，让娘看得好不心疼，自从爹爹跟她说出这话之后，她开始仔细起自己的安全，不再让娘心疼不舍，可

爹，他怎能让她们姊妹伤心？

“爹，这回青儿听话，不哭。您常说，青儿爱哭不好，青儿的泪换不回既定的事实，我懂了，我会用力量改变事实。就算一生为奴为婢，我都要赚足够的银子，为您请来一个好状师，还您一个光明磊落的名声。”

“青儿说得对，橙儿、墨儿不哭了，我们要留着力气为爹爹翻案，让世人知道，爹爹是个饱读诗书、贤达明德之士。”蓝儿敛去泪水，记取身为大姊的责任。

话说到这里，孟秀才的眼睛缓缓闭起，仿佛安了心，不再牵挂。

“你们能这样想最好。走！我们先将你们的爹送回石头村，跟娘葬在一起。之后的事，再好好参详该怎么做。”王大叔说完，忙起身雇车。

点头，四个懂事女娃，拭去泪水，为爹爹整理遗容。

☆ ☆ ☆

葬过爹爹，蓝儿、青儿、橙儿、墨儿在爹娘坟前许下誓言。

夜里，四个小女孩坐在爹娘生前的木板床上，围成一个圈圈儿；明天大家就要跟着牙婆^(注)离开，各

注：牙婆是专为府宅官员、富豪人家，买丫头、宠妾、歌童舞女的女性人口贩子。

分东西了，今晚，谁都睡不着觉。

蓝儿拍拍妹妹们的肩膀，抚抚她们的头，要是有能力，她怎舍得让她们离开身边。垂首，她从袋中拿出帕子，打开帕子，里面包着四块断玉。

“这是爹爹娶娘的时候，送娘的玉镯子，娘病重时，硬要将它从腕间拔下，不小心摔断了，娘嘱咐我，把它们镶成练子，让我们一人一条，戴在身上作纪念。眼前，大姊没钱镶练子，你们一人一块，带在身上吧！”

碎玉送到妹妹手中，冰冰的小手相触，一阵鼻酸，两颗圆滚滚的泪珠从青儿眼眶里滑下。

“青儿，你的身体最弱，到王府去帮佣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染上风寒。”

“大姊，青儿知道，我们约了十年不是？十年后我一定会回到这里，带着攒下的银子，给爹爹请个好状师。”青儿承诺。

“对，我们不但要告倒苏家，也要将昏庸愚昧的县令——吴知才，给告出一鼻子灰。”橙儿忿忿难平。

那日，领了爹爹回来，村里的姨婶叔伯看过爹爹身上的累累伤痕，都认定爹爹不是自杀，而是用刑过度，熬不过，才会离开人世。

“橙儿，你这急性子最让我担心，要记得，到长孙家你是当婢女的，凡事要柔顺，要听主子的话，不要过度谈义气、处处讲公平，面对主子，你没有对峙的权利，知不知道？”看着三妹，眉峰拢起，蓝儿很难不操心。

“大姊，我知道啦！我会听话、不顶嘴、不乱发脾气，努力当个好婢女，存够钱替爹爹翻案。”橙儿点头，下定决心。

“墨儿……”蓝儿刚刚开口，墨儿就接下她的话。

“大姊，我知道，墨儿年纪小，家事做得不好，到景老爷家里要多看、多听、多学习，受点委屈没关系。”墨儿懂事地说。

“知道就好，要牢记十年之约，十年后的腊月初十，一定要回到石头村，我们的家里。”蓝儿重复提醒。

“我们会的。”交握着彼此的手，不管分隔再远，她们的心永远相系一起。

屋外，大雪纷飞；屋内，四颗小小的头颅紧挨在一起，这一别……将是十年呵！